

记  
忆

## 故乡的麦收

□王守忠

夜半醒来，隐约听到窗外传来布谷鸟的叫声，打开窗户，“布谷布谷——布谷布谷——”。原来这清脆的鸣叫，来自窗外不远处的高压电网之上，回身躺在床上，久久难以入睡，那些尘封许久的夏收往事在布谷声声里，如老电影一般徐徐回放在记忆的屏幕上。

打记事起，故乡临猗就是小麦种植大县。五月是家乡小麦将要成熟的季节，田地上下一片金黄，夏风拂过，麦浪滚滚，处处飘荡着沁人心脾的麦香。“田家少闲月，五月人倍忙。夜来南风起，小麦覆陇黄。”那时人们把五月最忙的这段时间称作“三夏”，即：夏收（收割小麦），夏种（播种秋粮），夏管（管理播种的作物）。每天早上天还没亮，井台前那口挂在老槐树上的生铁大钟就铛铛作响，接着传来的是生产队队长那粗声粗气的叫喊声：“割麦的走啦，割麦的走啦……”村民们在他的催促下拿着头一天晚上磨得锋利的割麦镰刀，匆匆下地。

俗话说：麦熟一响，蚕老一时。村里好几百亩的麦田，这片还没有割完，那片就已经成熟了。为了避免因刮风、下雨造成小麦损失，村民们每天早上五点半就起床割麦，田间两送饭，夜里加班干，真可谓抢收抢打、“龙口夺食”。时至今日，我的脑海里还不时闪现着当年夏收时节，伯伯们弯腰低头、挥汗如雨收割小麦的身影，难忘他们“足蒸暑土气，背灼炎天光”的劳动情景。

“小麦进了场，绣女也下床。”那时的年月，还没有现在的机械化设施，小麦从种到收全靠人力，夏收更是如此。从地里用马车运回来的小麦，全靠牲口拉着沉

重的碌碡，在麦场上一圈圈滚动、碾压来完成。那时，我和几个小伙伴就成了碾麦场上的“拾粪信”，为了防止牲口在碾麦过程中把粪便拉到麦子里，生产队为我们每人准备了一个小木锨，让我们在碾麦过程中把牲口粪拾到麦场外。中午时分，骄阳炙烤着大地，场上的小麦晒得叭叭作响，我们几个小伙伴躲在场上的大柿树下也觉得酷热难耐。但这时正是碾压小麦的最好时机，几个老头站在空旷的麦场中央，头顶烈日，挥着一根长鞭，吆喝着牲口转着圈，待到场上的麦子碾压几遍，麦粒基本脱落时，经过倒翻后再碾压一遍，然后才能起场。

起完场，接下来便是扬场。为了节省人力，村民们借助自然风力，把麦粒从混杂的麦衣堆中分离出来。这在农活中既是一项苦力活又是技术活，一般人还真的干不好。扬场大都由两到三人完成，一人或两人用木锨将带有麦衣的麦粒抛向空中，在下落的过程中，自然风便会吹走分量较轻的麦衣和杂质，黄澄澄的麦粒也随之分离出来，另外一人则用扫帚将麦粒中剩下的麦秸清扫出去。

当时我们村有几个扬场的“老把式”，大都是新中国成立前逃荒落户到村里的外地人，扬场的技术特别娴熟，扬起场来轻松自如，如同一种艺术表演，令人称奇。只见扬场人挥动大木锨将麦子抛在高空，划过一道弧线，微风之下，麦粒与麦衣在下落过程中神奇地分开。扫的人站在上风口，头戴草帽，叉开两腿，挥动一把“狼尾巴”扫帚，左右开弓。这也是一项需要心细的技术活，扫起来既不能快也不能慢，扬一锨，左右各扫一下，去时一下把杂物扫向麦堆上前方，回来一下将杂物扫到麦堆的外面，始终保持麦

堆上千干净净，没有麦秸和杂物；既不能轻也不能重，轻了杂物扫不出去，重了会把扬好的麦子扫跑了。就这样，两个人密切配合，一锨一扫，如此反复，金灿灿的麦粒越堆越大，就像一座座长方形的小沙丘。望着辛勤劳动换来的丰收果实，大家忘记了一天的辛苦与疲劳，脸上洋溢着喜悦与幸福。

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改革，我们家被分到了十几亩地，在坡岭上一连七八块地。尽管是旱地，但头几年风调雨顺，小麦连获丰收。每到收麦时节，我们全家人和大家一样，每天头顶烈日，收割碾打。虽然辛苦，但看着每年近万斤的好收成，全家欢天喜地，比过大年还高兴，因为天天可以吃白面馒头了，与改革开放前相比，可真有天壤之别。

再后来，割麦用上了割晒机，运麦有了拖拉机，打场有了脱粒机。现代农业机械化的逐步实现，大大减轻了农民的劳动负担。随着“佳木斯”“康拜因”等大型收割机的闪亮登场，一下子把“面朝黄土背朝天，弯腰弓背几千年”的农民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了，先前那些夏收农具，镰刀、平车、碌碡等，或束之高阁，或随意丢弃，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，村里圈养的牲口，牛马驴骡也越来越少了，难觅踪影。

如今，时过境迁，家乡巨变。生产结构的调整，更新了农民的思想观念，村里除了一望无际的麦田，还有各具特色的果园，虽然当年的收麦情形已经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，但人们心里还记得。

午夜梦回，思绪飘飞。布谷声声勾起了我淡淡的乡愁，抹不去的是对过往岁月的美好回忆，留下的那是对生我养我的故土的眷恋。

童  
真

## 我变成了一棵树

□左晗玥

我变成了一棵树，春天来了，小鸟飞到我的手臂上，时而叼起一片树叶，时而叼起一株小草，建造着自己的鸟巢。风来了，它们藏在我的树叶后面；雨来了，它们躲在我的肩膀上。

我变成了一棵树，在炎热的夏天里，听，知了在我的枝干上不知疲倦似的鸣叫。人们在我的脚下乘凉、看书，小孩子们却抱着我的腿嬉戏、玩耍。他们一个个露出了开心的笑容，我感到十分快乐。

我变成了一棵树，凉爽的秋天到来了，我的树枝上结满又大又甜的果实。人们一个个地把我的果实从树上摘走，渐渐地，果实变得越来越少，但我依然觉得很快乐。

我变成了一棵树，寒冷的冬天里，天上洒落着成千上万个雪娃娃，那些雪娃娃给我穿上了雪做的衣裳，可我一点也不觉得冷，还是觉得很快乐。

我变成了一棵树，我感觉自己成了人类的好伙伴，我希望我们能和人类在地球上和谐相处，互助成长！

心  
语

## 夏日的色彩

□张汉东

夏日的色彩  
被太阳映射出灿烂的光芒  
五颜六色在这里叠加  
绿红黄给滚烫的季节写着华章

夏日的色彩  
已盈满一双双兴奋的眼眶  
滴翠的庄禾  
以疯狂的速度拔高身躯  
滴绿的叶片沐着夏风  
蓬勃在岭上  
火红的石榴花  
不畏炎夏在吹奏着喇叭  
甜蜜的桃杏  
用丽色抹俊自己的脸庞  
数黄金般的麦穗最养眼眸  
肥胖的麦粒  
六月天浑身散发着浓香  
夏阳一日比一日酷热  
绿红黄的画卷上  
描绘着醉人的风光

夏日的色彩  
美艳得跟图画一样  
夏日的色彩  
高扬起激情的指挥棒  
蛙声浑厚是不爱显摆的男低音  
蝉儿和山雀嗓门子嘹亮  
定能捧回  
金质的犬奖章

乡  
情

## 心里有棵老杏树

□陈琦

年少时做的一些事情看起来天真无邪，有些傻傻的样子，但每每想起来，还是让人懊悔，心里有些疙疙瘩瘩的不悦。

20世纪70年代末，我们村是当地远近闻名的花果乡，十里八乡都流传着“七月枣，八月梨，九月柿子红了皮”的美誉。当时我们村东、村南都种着大片茂密的杏树。到了五月中旬，清凉的南风徐徐吹来，浓荫的杏树在斜阳的映衬下，露出红红的杏儿，还有一股清香扑鼻而来，让人忍不住为这香味驻足。我们这些孩子化身一群小馋猫，哪棵杏树的杏红了，哪棵杏树的杏软了，哪颗杏树的杏是酸的还是甜的，都摸得一清二楚，我们的足迹遍布村里几百亩大的杏园。

当时生产队里有一个专门看杏的老头，背驼得很厉害，手里经常揣着一把锃亮的镰刀，在杏园里不停地巡视。我们小孩总是躲着他走，想偷偷摘两颗杏吃，不免要和他玩玩“捉迷藏”。更多的时候是我们赢了，很少让他得到人赃俱获的结果。

村东有一棵大杏树，是一棵百年老树，枝繁叶茂的。早在五月初，别的树上结的杏还是毛绒绒的、有点发绿，这棵老树上的杏就早早发白了。嘴馋的人们自然会想去尝个鲜，当然我们这些嘴馋的小孩就更不例外了。驼背老头把这棵树看得很紧，只有吃饭的时候才会放松一

点，正好也是我们放学的时候。老头也怕我们钻空子，就提前在家啃几口凉馍，手上提着玻璃水瓶，拿个塑料袋子，早早就躺在树下等着我们。去了几次都没有找到下手机会的我们，连杏的香味都没闻到，就沮丧地回家了。

一个星期天的早上，我们放弃了睡觉，我和狗蛋、猪圈几个人碰了个头，看起来是去挖野菜、拾柴火，实则是去侦查。我们悄悄走进杏园，在离那棵老杏树100多米的地方停下来，把筐子往草丛里一放，拽了几把青草做成帽子，观察了一下四周没有一点动静，就趴在麦田上，匍匐着前进。当时胸口就像揣着一只小兔似的跳个不停，每往前爬一步都小心翼翼，生怕弄出半点响声。然而，越是担心就越容易出事。这时候不知从哪里窜出一只野兔，“嗖”一下就不见了踪影，吓得我们魂都丢了，几个人互相交换眼色，稍作镇静，又继续往前爬。

在离老杏树10多米的地方，我探出头来环视了一下四周，没有发现驼背老头的踪影，等了一会还是没有动静。“今天真蹊跷”，我们心里还是半信半疑的，狗蛋爬到我跟前用手指了指树枝上挂着的黑乎乎的东西：“你看那是不是驼背老头穿的衣服。”我定睛一看，树上果然挂着一件黑色衣服。“这老头耍的啥花招，是不是想诱我们上钩？”猪圈小眼珠子一转，抓起一块土疙瘩，向杏树四周投去，还是一点反应都没有。这下我们心里有

底了，老头一定不在，我们不约而同冲到老杏树下，三下五除二就爬上树，飞快摘杏。个子矮小的狗蛋在树下放哨，不知咋地咳嗽了几声，吓得我们以为老头来了，下树时还把腿蹭破了点皮。

“不好了，驼背老头来了！”一听这话，我的脸一下子就白了，裤兜里杏也不听话地往外跑。驼背老头手里不见镰刀，一边提着红裤带一边向我们嚷着：“小崽子看你们往哪里逃。”我们一个跑东，另一个跑西，他顾着这个，就没法追那个。也不知什么时候，我脚上一只鞋不见了，脸上也沾上了泥土，手一抹就像戏里的大花脸。就这样，我们终于如愿以偿，吃到了那香甜可口的杏。

回到家后，我们心里还是有些忐忑不安，怕老头到家里告状，又怕家人知道后会狠狠揍我们一顿。真是冤家路窄，没过几天我们放学回来正好和驼背老头碰了个照面儿。他手上揣着那把镰刀，眼神也没先前那么凶，他好像已经不记得前几天发生的事情了。看着他日渐严重的驼背，还有有些跛脚的走路姿势，我心里有些难受，如果地上有个洞，我真想立刻钻进去。

现在，那棵老杏树还在，只是树冠有些小，枯萎的树身有几处啄木鸟啄下的洞，旁边还抽出新枝，依然枝繁叶茂，依然挺立在大路旁。只是那个驼背老头早已不在人世了，走过那棵杏树时，我总会想起那段年少时的往事，默默低下了头。